



初中畢業生

程玉惠 楊稼生作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初中畢業生

程玉惠·楊稼生作

馬雲峯插圖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十一·開封

初中畢業生

程玉惠·楊葆生作

馬雲峯插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開封市中山路北段331號
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開封市北書店街100號

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

鄭州市天成路人民廣場對面

書號(汴) 150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開本787×1092 32

印張 1 $\frac{1}{2}$

字數 20,000字

印數 7,126冊

定價 1,300元

河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

目 錄

春梅和秋蓮·····	楊稼生（一）
初中畢業生·····	程玉惠（一四）

春梅和秋蓮

楊稼生

一個快樂的秋天。傍晚，從村邊傳來了「沙沙」的揚場聲。夕陽透過叢林，把一片棗樹照得鮮紅。一會，紅圓的太陽，端端正正地放在地平線上，眼看就要被西山吞沒了。揚場的塵糠，彌漫着村頭。垛垛聲，叭牛聲，碾場聲響成一片。「撲撲嗒嗒噠——」後村邊露出一輛大車，一轉彎，牛把高興地打了兩個響鞭，往車前一坐，那大車很快地穿過橋，朝正南去了。隨着車的響聲，唱起一陣輕快的小調：

毛主席領導咱互助好呀，

秋季大豐收，

到明年呀……！

歌聲慢慢地遠了。村裏的一切都是那麼平靜、美麗。

春梅坐在小河邊，抬頭望望走過去的大車，輕嘆一聲：「人家怎麼那樣高興？」隨即又低下頭去，像是在想什麼，他覺得這鄉下太沒味了，地裏，家裏；家裏，地裏。忙死忙活也不會有個啥路數。唉！還不如離開這裏……春梅想亂了，兩眼呆看着河裏的流水：一個樹葉，流到一棵水草邊擋住了；一會，又被水沖了過去；打個旋，被一條小

魚拉了下去……。

「咳！」忽然背後一個人差點把春梅推到河裏。春梅急回頭，原來是淑芝那小姑娘吓她的。春梅臉一紅站起來，瞪淑芝一眼，不好意思地又坐下了。那淑芝就尖着嗓子大聲叫：「喂，看哪，俺春梅嫂在想俺二哥啦！」這一回，春梅才不得不站起來，罵淑芝：「你這死閨女！」淑芝拾起菜籃，往頭上一頂，「哇……」一聲跑了。跑遠了，又轉過身來撇撇嘴說：「揭住你短處啦，不願意；明天俺二哥寫個信，就說叫你去哩，那你就喜歡啦！」

「死閨女！」春梅又重覆一句，坐下來。村裏也有人喊喝湯了。

這些天，村裏人都在議論着春梅到城裏找她丈夫的事。特別是那些年輕姑娘們，只要幾個人一碰頭，就扳住指頭算開啦：秀榮走啦，淑蘭走啦，玉花去紗廠啦，琴英到鄭州找愛人啦……，眼看春梅也要走了。有的說：「咱這窩囊貨情在家啃一輩子土坷垃啦！」有的說：「咱命裏沒福，活該在家受罪。」

春梅家四口人：妹妹，婆婆，丈夫。丈夫在城裏工作。日子過的倒也不錯。

春梅在娘家上學，到婆家後又繼續和妹妹秋蓮在一起上學。春梅今年十九歲，秋蓮今年十七歲，活像姊妹倆，也很對脾氣。但是，春梅有點大人味，秋蓮還有點孩子氣，秋蓮的嘴有些碎，鷄子尿濕柴那樣大的事，她也要打算打算。無論做啥，她總怕人家做

不好。春梅話不多，但心裏有底，有一次，她倆到高梁地裏「簽挺子」，秋蓮在路上說：「嫂嫂，你記好，白的，長的，都是好挺子；短的，紅的，虫咬過的，都是壞的。」到地裏，秋蓮在前，春梅在後，一會兒，秋蓮回過頭來喊着：「嫂嫂，可記住呀，紅的，短的……」春梅不管理她，只顧低着頭發笑。最後，兩個人一比，春梅簽的又好又多。春梅笑着說：「蓮妹，我沒你簽的好吧？」秋蓮直爽地說：「俺向你學習，那總中吧。」

春梅家也參加了互助組。組裏人也喜歡她們。這兩個姑娘一放學回來，就忙着到地裏去做活。組裏評工記分，她倆就當會計。有人說：「將來咱轉社後，你倆就當會計吧！」秋蓮馬上就會說：「中，明年高小畢業就幹。」有時候，她們就唸報給大家聽，宣傳互助合作。

這兩個姑娘對組裏的事相當關心。組裏多少農具、牲口，男勞動力幾個，女勞動力幾個，誰進步，誰落後……。

一個熱天的上午，春梅和秋蓮放學回來，看到菜園裏的菜旱了，兩個人就澆起水來，正澆的時候，組裏人做活回來了，她倆就躲到茄子地裏，只聽有人說：「唉！誰把園子澆啦？」接着就有人肯定地說：「還不是那倆妮子幹的！」像這樣的事，她倆也幹了不少，所以組裏人都把這兩個姑娘當成寶貝。

還有一次，棉花上生了蚜虫，大家都不主張用棉油皂治，說「去年就不中用」。秋

蓮在一旁憋不住了：「不是呀，咱過去用錯了！」說着進屋裏拿出一個小本子，唸着向大家解釋：「棉油皂不能用井裏的鹹水配，最好用坑裏水或河裏水。況且咱去年是在早上噴藥，露水大，沾不到虫身上，當然效力不大。現在咱照着書上的法子去治，就不會沒效。」這一回照着秋蓮的辦法去治，果然把虫殺死了。從這以後，大家都說秋蓮是「技術指導員」。

有一天，倆人上學走到路上。秋蓮慢吞吞地說出了心裏話：「嫂嫂，你說咱小學畢業升不上學幹啥？」她想探聽一下嫂嫂的口氣。

春梅冷冷地說：「畢業了再說吧！」

「那你就沒有個打算？」秋蓮性急地說：「咱們參加互助組行不行？媽也老了，哥哥也不在家……」

春梅不耐煩地說：「你急啥哩，以後再說噫！」

秋蓮不吭聲了，她覺得一談到這些問題，嫂嫂就有些盤扭。

x

x

x

陰曆初七八的傍晚，天上早掛着彎彎的月亮，地裏還有人在做法，秋蓮和春梅從春梅娘家回來，她們是去幫助春梅的自家妹妹做嫁粧的。秋蓮從莊稼地邊走過，聞着穀子的香味，巴不得一步走到自己的穀子地邊，摸摸穀穗。秋蓮心裏高興，步子走的大，把春梅丟後了幾步。

「梅嫂，快走呀！」秋蓮性急地喊着：「你把螞蟻踩死完啦！」

「走你走吧，跟沒盤串啦一樣。」春梅不高興地應了一句。秋蓮慢了兩步，靠近春梅說：

「嫂嫂，你說，你家妹妹結婚化那麼多錢，算浪費不？」秋蓮望着嫂嫂，想叫支持她的意見。春梅低着頭不說話。秋蓮又急着說了一句：「要是把那錢買成肥料，買成農具，明年不就能多打一大堆糧食嗎？」

「你管那閑事幹啥？人家又沒浪費咱一分錢！」秋蓮碰了一鼻子灰，最後只好稚氣地裝着小孩聲說：

「對——咱多事，接受你的幫助——謝謝！」說得春梅也「噗哧」笑了。

倆人默默地走着，一會兒來到了互助組的豐產穀地裏。月光下，看着那金黃色的穀子格外美麗。穀穗沉甸甸的，壓得彎下頭來，一股小風把穀穗吹得來回擺動，發出「沙沙」的響聲。

秋蓮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。她熱愛這塊穀子。兩個月前，這還是一塊白地，她二伯還赤着腳在這耙過地，大家抗旱澆苗……才幾天呀，已經長出這麼大的穀穗子了。她彷彿看見組員們正往家扛糧食。她在這塊地裏也澆過水，拔過苗……自己也能生產糧食了。她想起前天在車站看到那成大堆的糧食，那糧食要運到朝鮮，運到工廠，運到北京。要是志願軍能吃到俺互助組的「四三八」小麥該有多好呀！說不定毛主席還能吃



說不定毛主席還能吃着自已種出來的小麥呢？

着自己種出來的小米呢！秋蓮想得有些入迷，她臉上現出了自豪的笑容。

秋蓮又抬起頭來，往遠處看了看，田野無邊無涯。她又想到將來這一大片地，要都併成一塊，那我就能開拖拉機了。那時我開着拖拉機，當我開到地邊時，媽媽一定準備一碗茶叫我喝！秋蓮的身心是那麽輕鬆甜蜜，只有她自己才能體會到自己是多麼高興啊！

「走吧，秋蓮，天很晚啦！」春梅有點急了：「我心裏很不好受！」

秋蓮越來越看透了嫂嫂的心病。小學已經畢業了，決定不再升學，在家生產，嫂嫂看來很不滿意，但是秋蓮又沒有什麼好辦法來和嫂嫂談，她很奇怪嫂嫂爲什麼不願在家生產呢？

兩個人什麼話也沒有多說，靜悄悄地回到家裏。

春梅和衣躺在床上，一直到秋蓮學習罷，吹燈睡了，她還沒有睡着。她一邊聽着秋蓮睡覺的鼻呼聲，一邊想着在娘家所看到的事情。

她和秋蓮到娘家去，一進村就看見水塘邊晒着剛洗過的衣服，有綠的，有藍的，有紅的，還有雪白的，隨風送來了一股肥皂的香味，春梅一看就有點眼熱。啊，對啦，聽說後院三姐從漢口袁大哥那裏才回來，這可能是她的東西。袁大哥在漢口教書，去年三姐去找他，聽說在那裏可好。

一會兒，走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婦女，穿一身洋布衣服，梳那頭像個城裏人，腳上穿一雙運動鞋，懷裏抱個花花綠綠的小孩，並且還怪聲怪氣地哄着：

「別哭啦，小寶，爸爸領你去看電影！」

春梅早認出那是三姐。去年還是土哩土氣的，現在可變成這樣了。她看了看自己的穿戴，覺得怪難爲情。

「那不是三姐嗎？你回來啦？」

「啊，春梅，長高啦，你在鄉裏可辛苦啦。我回來看看，等幾天就走！」

「辛苦啥，還不是一天三頓飯！」春梅看三姐那股模樣，心裏實在有些不自在。

三姐又談到如何坐火車到漢口，如何坐汽車，如何看電影，看戲，如何到江邊看輪船……說得天花亂墜，春梅的心也早已跑到大城裏去了。但三姐說了好大一會，就是沒

有提到工廠的事，春梅急着問：

「三姐，那裏工廠還要人不？」

「那……那咱還不知道哩！」

春梅一方面羨慕三姐的享受，一方面也暗想：去幾天可變樣啦，你過去不也和我一樣？到城裏也不去工廠做工，不嫌羞，真是死落後！有啥了不起！

.....

春梅想到這裏，心裏熱辣辣的。秋蓮睡得那麼安靜，她確實有些羨慕，春梅一點也不想睡，她還在想着：說一百圈，城裏總比鄉下好，我能到城裏叫他給我找個工廠，晚上住到機關裏，還能學文化。這樣，媽願意嗎？秋蓮能安心嗎？秋蓮一出嫁媽怎麼辦？再說，我一走，秋蓮一個人勞動不可憐嗎？於是她又想起了丈夫，過去她叫我好好學文化，將來接我去，爲什麼這幾次來信，又叫我好好在家生產呢？可能是人家嫌自己文化低，相不中了。但她又安慰自己：不管咋着，我要找他去……

春梅想得有些頭疼，不知什麼時候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「二嫂，還不起哩，太陽晒着你屁股啦。夢見俺二哥啦吧？走，上地割穀去！」淑芝在窗外邊幾乎把窗紙都叫破了。春梅昏昏沉沉爬了起來。

x

x

x

互助組已經轉社了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但春梅却不十分喜歡。她人也瘦了，話也更小

了。她不是睡，就是坐；有時寫信，寫了一封又一封。有人說春梅病了，有人說春梅和婆婆生氣了，而婆婆還猜疑媳婦懷孕了，常問媳婦想吃什麼？合作社長知道春梅的心事，因為她前些時從開封開會回來，路過許昌時見了春梅的丈夫，知道春梅連去五封信，想到城裏去。

秋蓮這幾天也好像少了一個什麼東西似的，感到自己有些孤單，又看不慣春梅那樣子，心裏很不痛快。

有一天社長問秋蓮：

「秋蓮，你梅嫂這些天爲什麼不高興？」

「我老知道，她想許昌哩，想享福，不願在鄉下，落後思想！」

社長本來有一塊心病，他怕春梅一走，秋蓮一定也要走，那樣社裏就少了兩個識字人。聽秋蓮這樣一說，就放下了一半心，他又趁趁摸摸地問：

「秋蓮，你說做莊稼好，還是做工好？」

「我說那一樣都好。我是個團員，叫我做啥都中！前些時，團支書說：我們高小畢業的青年學生，應安心農業生產，當作農村青年的榜樣。都像我嫂嫂那號團員，可糟啦！」

是一個初春的夜晚，春梅和社長坐在合作社的辦公室裏。社長嘴裏噙着烟袋，臉上的骨頭很高，眼窩很深，看來他是非常疲勞的。他吸着烟，眼盯着算盤和賬本。他的嘴

張了幾張，又吸起烟來，臉上現出微笑，但有點難以爲情的樣子，春梅低着頭，好像她做了輸理事，有點徬徨不安。

社長終於說話了：

「春梅呀！」社長費了很大勁才說出了這句話：「我是你的叔叔，我看出來你去年就揸上了包袱……」社長忽然發現這樣開門見山的說法不大好，所以立刻以沉靜的態度轉變了話頭：「我和你伯都是窮人出身，老對脾氣。秋蓮小的時候，我一天總要抱好幾回，你過門後，我總把你和秋蓮當成自己的親閨女看待。你伯早死了，你媽也老了，你想想家裏還有誰？再說，咱們互助組現在轉社了，將來一步步地……」春梅聽到這裏，心有些軟，哆哆嗦跳。而社長說到這裏，只嫌自己嘴笨，好像找不着合適的說法。但他又一想：春梅是團員，我是黨員，又是社長，又是她叔，我應該教育她，想到這裏，他把眼睛盯住春梅：

「春梅，你也整天學習哩，國家大事你都知道。你整天想到許昌去，可是你就沒有想到合作社裏需要你嗎？如果真正工廠裏要人，那咱們合作社還要抽人哩，可是……」社長停了停又說：「我說句沒老小話，許昌離咱家幾十里路，去看她二哥，坐上火車一會就到了。」

春梅聽着社長的話，只是低着頭不吭氣，她從心眼裏感到有些羞慚。但她的嘴却有些不由自主地說：「……不過我也是爲了發展工業呀！」社長已經看到春梅的不安，他

和顏悅色地說：

「春梅呀，你讀過書，啥也知道。咱們國家辦啥事都有個計劃。就像咱們合作社，如果誰想幹啥就幹啥，那還成什麼體統！……」

正說着，從外邊進來了生產隊長李天保。

「眼看泥坑裏水快吸乾了，明天就能挖泥，誰知鏈子斷了。秋蓮把襪子一脫下去了，半天也沒修好。她晚飯也沒吃，就到技術推廣站去了，現在還沒有回來……」李天保說着，瞟了春梅一眼，又望着社長。

社長心疼秋蓮，怕她摸黑害怕，但他卻鎮靜地說：

「等一會她就回來啦，她又不是小孩！」

「社長，還有個事，明天挖泥的傢具還不夠。」

「這？……」社長低下頭去想了想說：「明天早上再說吧，回頭我想想辦法……」

社長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生產隊副隊長張貴又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喊着：

「社長，快去吧，會已經開始了，大夥等着你哩！」

春梅心裏一陣不好受，社長這樣忙，還要爲自己的事就誤工夫。她看着社長那黃瘦的臉，看着李天保、張貴滿腿的泥，她好像覺得自己作了愧心事。她又看看自己身上穿着那樣乾乾淨淨的衣服，實在有點面紅耳赤，她盡力把腳往椅子底下移動，手捏着衣角，摺來摺去，很不自在！她覺着這是自己最痛苦的時候。她又想起秋蓮今天晚上還沒喝

湯，心裏更加難受。正在這時，社長又說話了：

「春梅，你好好想想吧！你是個能幹的姑娘，社裏很需要你這樣的人……」

說着，社長和李天保、張貴走出去了。春梅好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袱一樣，緊着步子跑回家去了。

好像已經半夜了，春梅還沒睡着，外邊起風了，月光也暗淡了，冷風從窗外吹進來。春梅打了一個寒戰。忽然，堂屋門「吱」一聲開了。接着，拖着沉重的脚步進來了一個人。

只聽「咯吱」一聲，沉重地躺在東間那床上了；「嘎嗒」兩隻鞋落在



「社裏很需要你這樣的人……」

地上，以後再沒有聲息了。

春梅知道是秋蓮回來了，她高低睡不着。

她想起自己過去和秋蓮一起勞動時的愉快情景，但是現在秋蓮對自己冷淡了。社長那黃瘦的面孔，李天保和張貴的一身泥，秋蓮……這一切又出現在她的眼前。人家爲什麼那樣幹呢？人家爲什麼想在鄉下受「罪」呢？……自己真正是爲了發展工業嗎？什麼叫個人主義、個人打算？……

她好像睡着了。她去到城市，見到了自己的丈夫，丈夫拿着她去的一封信說：「你咋越來越落後了，連秋蓮一半也不勝！……」春梅身上出了一身冷汗，原來是在做夢。一會兒，社員們的面孔又出現在她的眼前，好像大家都在責備她。

窗外的風越來越大，眼看要下雨。天亮了，社裏的大鐘響了起來。

「快起來呀！天要下了，挖泥呀！」李天保撕破喉嚨在廣播。一會兒人聲嘈雜，大家都出動了，秋蓮也扛着傢伙去了。春梅家屋後的大坑裏，響成一片，抬呀，挖呀，緊張的戰鬥開始了。

「婦女們，別累了，少抬一點！」社長喘着氣說。「不要緊哪！」秋蓮的聲音。這巨大的戰鬥聲音，壓向春梅的心頭。她不敢往大坑裏想，心情紊亂如麻。正在這時，不知誰問了一句：

「怎麼沒見春梅呀？」片刻之間沒人回答，只聽到「撲撲打打」的泥落地聲。